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十三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三十五

元

陳天祥

陳天祥字吉甫本寧晉人兄祐仕河南遂徙洛陽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璫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宣慰司承制

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汊口防遏南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
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遊者甚衆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
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奇也別數歲獻所爲詩祐與
語善譚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任郎郢復州等處招
討經歷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權知本軍事
天祥領軍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
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
故致亂耳今令汝等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

陳其事於行省曰內無守禦之資則外生窺覲之釁推此軍變亂正由處置失宜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奸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莫若推赤心於人與均禍福行省許之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鄰郡之民來歸者相繼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旣安軍勢稍振乃用土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散去境內悉平時州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月給之

以止其貪民用弗擾居歲餘詔以本軍爲路被代去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境多應之天祥言於宣慰使賈居貞曰烏合之衆輕進易退若官軍乘高據險不二三日遁逃必多然後出精兵以擊之蔑不勝矣居貞從之果大敗其衆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財耳力止之復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依險自保天祥以衆寡不

敵非可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擒其長毛遇
順周監斬於鄂州市又擒其黨十三人放令還家約三
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爲白宣慰司縱之由是無復叛
者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時盧世榮以聚斂驟陞執政
權傾一時臣僚震懾無敢言者天祥獨上疏極言世榮
奸惡畧曰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趨
附權要由白身擢江西權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贓
私動以萬計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

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既懷無饜之心廣蓄攘括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是以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恤顛連之患視民如讎爲國斂怨將見民間由此凋敝天下由此空虛若不早有更張須其

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迂重臣則禍患難測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疏奏世祖召天祥與世榮至上都面質之世榮遂伏誅未幾以軍功進秩五品擢吏部郎中遷治書侍御史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即劾平章約蘓穆爾兇暴不法時僧格竊國柄與約蘓穆爾姻黨相爲羽翼乃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遇赦得釋二十八年擢行臺侍御史未幾

以疾歸三十年起爲燕南河北廉訪使元貞元年改山東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尤多天祥上弭盜方畧於是嚴督有司捕獲甚衆其亡入他境者揣知所向選捕兵授方畧示以賞罰使追捕之南至漢江二千餘里悉皆就擒由是東方羣盜屏息任滿辭去大德三年遷河北河南廉訪使以疾不起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時行省右丞劉深建議征八百媳婦內外騷動天祥上章論之以爲荒裔小邦取之不足爲利劉深欺上罔下

帥兵伐之經過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倉皇退走以致大敗喪兵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發四省兵以圖收復又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早正深罪續下明詔招彼一方自有歸順之日疏奏不報遂謝病去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詔問弭災之道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

人事失宜所致執政惡其切直抑不聞天祥被召一年未嘗得見帝明年遂移疾去追之不還仁宗即位召之又不起延祐三年四月卒於家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謚文忠

論曰天祥居言路掉三寸之舌剪除大奸言聽功立豈不偉哉黨與相傾幾陷不測雖然當其抗疏殿陛之上指事陳詞深切憤激惟知國事爲重豈自意其能褰旒綴披雲霧折虎狼之脊以蘇黎元之困哉事

變之流非其所慮也至於威制頑梗澤洽孤鯨軍旅
之事動中機宜古所謂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
者殆其人耶

哈喇哈遜

哈喇哈遜烏拉爾爾氏自曾祖三世有大功哈遜爲人
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雅重儒術至元九年世
祖錄功臣後命掌宿衛二十二年拜大宗正用法平允
審錄冤滯所活以百計二十八年拜湖廣行省平章政

事時江湖間盜賊出沒剽掠商旅哈遜至發卒悉擒誅
之水陸無梗初樞密置行院於各省分兵民爲二奸人
植黨自蔽後哈遜入覲極陳其不便帝因問曰風憲之
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慝貪
吏疾之妄爲謗耳帝然其言三十年從平章劉國傑征
交趾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戶軍中
肅然俄有旨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
遜密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

將怨叛吏莫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再請則曰姑緩之
未幾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
屯田事上行省哈遜曰此土著之民誠爲至便內以實
空地外以制交趾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
立爲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張國紀建
言欲按唐宋未徵民間夏稅哈遜曰亡國弊政失寬大
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之大德二年拜中書左丞相
斥言利之徒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

議京師久闕孔子廟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
爲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
制五年雲南行省左丞劉深請征八百媳婦朝議將從
之哈遜曰山嶠小國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
中國不聽使深將以往道出湖廣民疲於餽餉蛇節因
民不堪舉兵圍深於窮谷事聞遣平章劉國傑往援乃
擒蛇節斬之及至八百媳婦訖無成功士卒存者纔十
一二帝深以爲悔會赦有司欲貸深罪哈遜曰徽名首

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深遂伏誅七年進中書右丞相嘗言治道必先守令於是精加遴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車駕幸上都哈遜必留守後帝弗豫制出中宮羣邪黨附哈遜以身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冬帝疾甚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在懷慶諸奸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南達哈

遜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卧闕下內旨日數至並不聽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京師有言安西王謀以三月三日僞賀仁宗千秋節因以舉事者阿實克布哈言之哈遜曰先人者勝後人者敗后一垂簾聽政我等皆受制於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遜乃二日白仁宗詐稱武宗遣使召安西王計事至則執送上都誅丞相阿固岱及諸同謀者仁宗以太子監國遣阿實克布哈北迎武宗武

宗大悅夏五月武宗即皇帝位拜哈遜太傅錄軍國重
事仍總百揆初仁宗之入也阿固岱有勇力人莫敢近
諸王圖喇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遜力爭之曰祖宗
之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封圖喇疎屬豈得以一日之
功廢萬世之制哉不聽至是圖喇因譖於帝曰方安西
王謀干大統哈遜亦嘗署文書由是罷相出鎮北邊至
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降戶出鈔帛易牛羊以
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爲食會大雪命諸部置傳車相

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飢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千頃治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卒年五十二帝聞之驚悼曰喪我賢相贈太師順德王謚忠獻

論曰哈喇哈遜深謀鎮靜以定內難古所稱社稷臣也與阿實克布哈相時而動不失機會卒就大功逮武宗仁宗相繼在位十數年之間疆宇清寧百度不擾

定策之功也爲相數獻讜言斥言利之臣勸帝行寬大之政重儒臣之選一以恤民爲務可謂知大體矣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父唐歷仕秦蜀因徙漢中孟敏悟個儻有大志博學強記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從之至元中隨父入蜀行省屢辟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吉丁薦於裕宗得召見東宮成宗立命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

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或薦孟有宰相才因使爲師傳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獨留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仁宗侍昭獻元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悌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侍膳婉容愉色天下稱

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子之道孟特善論事忠愛懇惻深切明白厥後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握拳以示羣臣曰所重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實孟啓之也當成宗崩安西王阿南達謀繼大統成后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喇哈遜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典訓也今宮

車晏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未決孟復進曰若邪謀得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矣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喇哈遜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診其脈衆以爲醫乃不疑之旣知安西王即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制人後發者制於人

不可不早圖之左右皆曰皇后深居九重八璽在手四
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
侍衛寡弱兵仗不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
以俟阿海至然後圖之未晚也阿海者國語言兄也孟
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
弗與殿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知君臣之義者無
不捨彼爲殿下用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不亦可乎且安
西王旣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彼安肯退就藩國必將鬪於

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夫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無勇也仁宗曰當以卜決之命召卜人卜者至孟迎謂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當言其吉耳及筮遇乾三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與曳牛掣其入甬且劓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

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喇哈遜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遂定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不爲變事定乃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

月武宗即位有言於帝曰內難之初定也孟嘗勸皇弟自取武宗雖察其誣弗聽然仁宗亦自是不敢復言孟至大德二年仁宗爲皇太子侍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帝曰弟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感其言即命搜訪得之許昌陘山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於玉德殿帝謂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

之命入中書仁宗嗣位始真拜平章政事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益感知遇以國事爲已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太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無間言焉司空司徒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益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一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乃奏雪寃死者復其官陰濫冒名

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宗居懷時深見吏
弊至是欲痛剷除之孟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
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
祐真長者之言也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
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
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
乞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
言賜爵秦國公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甚

見尊禮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元年請歸葬其父母帝餞之曰事訖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及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才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惟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詞斯可得真材也帝決意行之延祐二年春遂命孟知貢舉及廷策進士又命爲監試官七月封韓國公已而以衰

病乞解政柄歸田里帝不得已改爲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閒禮遇尤厚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特們德爾以孟不附已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欣然拜命即日供職帝聞之愕然曰李道復乃俯就集賢耶顧謂特們德爾之子巴爾濟蘓曰爾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至治九年卒贈太保進封魏國公謚文忠孟器宇闔廓材畧過人三入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今務

歸至當士無貴賤苟知其賢不進不已遊其門者後皆知名爲文有奇氣論必主於理所獻納多毀其稿皇慶延祐之世每一政之謬人必以爲特們德爾所爲一令之善必歸之於孟焉

論曰元朝稱治惟世祖與仁宗而世祖有廉希憲仁宗有李孟二人之出處亦同皆決策定謀於未即位之前而相與圖治於既有天下之後孟之在位屢讓而不居豈其有所畏避歟抑其自期者大而所規畫

不以自謙於心歟雖然元百年之中語治效者當以
孟爲首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古氏世家河西武威父寶喇
藏布官廬州遂爲廬州人少喪父授徒以養母與吳澄
弟子張恒游文學日進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
泗州事爲政嚴明宿吏皆憚之修宋遼金三史召入翰
林爲修撰拜監察御史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出爲湖廣

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徭蠻反右丞舒巴勒當帥師堅不
往闕讓之曰右丞受天子命爲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
討賊乃欲自逸耶舒巴勒曰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第
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舒巴勒行遷翰林
待制僉浙東廉訪司事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
授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於是南北音問
隔絕兵食俱乏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
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

於中屬縣瀟山八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明年春夏大
飢人相食乃捐俸爲粥以食之所活甚衆民失業者數
萬咸安集之請於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陞同知副
元帥又明年秋大旱爲文祭瀟山神三日雨歲以不飢
盜方據石蕩湖出兵平之令民取湖魚而收魚租十五
年夏大雨江漲屯田禾半沒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
闕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闕度軍有餘
力乃浚隍增埤隍外環以人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

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面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通道於江右商旅四集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兩道來攻拒戰一月餘竟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巴延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乘上游直擣小孤山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

急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
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祝寇攻西門闕擊却之乙巳賊乘
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
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
攻金鼓震地闕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
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
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
身當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皆號哭止之揮戈愈力

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爲引刀自到隋清水塘中闕妻耶布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城中官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時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疾不視事將士皆顙天求以身代當出戰矢石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暇時

帥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榮祿大夫柱國追封幽國公謚忠宣闕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爲文有氣魄能達所欲言亦工於詩篆隸皆可傳初闕旣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

論曰以闕之忠勇上之不得戰勝却敵收地擴土立不世之功次之不得阻扼江淮障蔽一面使賊不能咋其尺寸以固守疆宇歷時經年外救不至至於身

沒塘水滿城塗炭其時使之然也雖然闕之養民治
兵皆有法度撫集流散因弱爲強向非友諒之兇鋒
餘盜且折箠而笞之矣

察罕特穆爾

察罕特穆爾字廷瑞系出北庭元初曾祖庫克岱隨大
軍收河南至祖柰曼岱父阿哩袞因家河南遂爲潁川
沈丘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脩
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

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信陽人李思齊同設竒計襲破羅山事聞授察罕中順大夫於是所在義士俱以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戍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戰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河北遂

定朝廷竒其功除中書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
夜襲之獲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
十萬掠汴以西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士卒賈勇
決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鼓譟從中
起奮擊賊中堅賊遂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軍聲大
振十六年陞中書兵部尚書未幾賊西陷陝州斷穀函
將趨秦晉知樞密院達實巴圖爾方節制河南軍調察
罕攻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穀陵立柵爲城阻山帶

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
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
寶城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卽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
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津赴水
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潰以功加中奉大夫僉
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遂
直趨長安至灞上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
來告急察罕卽領大衆入潼關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

勝殺獲以萬計賊餘黨皆散潰走南山入興元朝廷嘉其復闢隴有大功授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以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入守鳳翔城乃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馳赴晝夜行二百里去城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開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蹂踐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寇皆遁闕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

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時曹濮賊方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於是帝乃詔察罕守

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益務練兵
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
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
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
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城合兵
攻洛陽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
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引去因追至
虎牢塞成臯之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

知樞密院事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
牢先發遊騎南出汴南畧歸亳陳蔡北出汴東戰船浮
於河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
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
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出戰輒敗
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略城而東賊
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
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騎縱擊悉擒

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賊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闕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遁去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京師歡聲動中外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苦飢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復至察罕於是以兵分鎮關

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二十一年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南田豐降於賊六月察罕遂興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庫庫特穆爾及諸將等以精

卒五萬擣東平與賊兵遇兩戰皆敗之直抵其城下察
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豐及
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
於濟南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
出賊後南畧泰安迫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
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戰於分齊大敗之進逼濟南
而齊河禹城俱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於好
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

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
行臺中丞如故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
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逼
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
歸職方號令煥然二十二年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
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帳中
及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止之察罕曰吾推心待
人安得人人而防之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行

王信營及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於難詔贈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食邑沈丘縣所在立祠歲時致祭封其父阿哩衮梁王於是復起庫庫特穆爾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襲總其父兵庫庫庫既領兵柄啣哀以討賊攻城益急乃

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猷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豐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關保以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庫庫本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晏然無事察罕之力也

論曰是時元之疆宇西自川蜀南至交廣東盡江淮羣雄爭據無尺土矣獨察罕特穆爾起於徒步提羸散之卒驅逐羣寇數年之間剪除殆盡舉中原萬里

之地還之國家功豈有比哉夫非常蓋世之材患不得用用矣患不得盡其才盡其才矣患不得久安以成其大功惟察罕異於是禍起於不疑身殲於豎子豈非天乎故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當順帝時元之本實撥矣察罕之所治者末也如其本何哉

董搏霄

董搏霄字孟起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會大旱從侍御史郭貞讞華陰獄有李謀兒者累殺商賈至

百餘事獄已具有司以賄故五年不決搏霄言於貞即以尸諸市夫乃大雨授四川肅政廉訪司知事累官浙東宣慰副使所至理冤獄革弊政才譽懋著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從江浙平章嘉瑄征安豐至合肥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官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

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礪南官軍渡者輒爲所敗搏霄
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迎敵搏霄忽躍
馬渡礪揚言曰賊已敗矣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
敗遂復安豐十二年命搏霄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縣
徽饒賊已陷杭州諸將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
帛必縱恣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直
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諸將難之搏霄正色曰江浙
旣陷於賊今可取而不可取誰任其咎因按劍曰諸君

荷國厚恩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賊迎敵至鹽橋搏霄
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至清河坊賊
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遂復杭州餘杭諸縣次第皆
平徽饒賊復自昱嶺闕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參知政
事俾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
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
分兵守之始進至呌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至於
潛復其縣治又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遂進兵復千秋關

乘勝復安吉七戰克之賊徒降者數百人既數日賊帥
梅元亦降復有別帥十一人者欲降搏霄使偏將余思
忠諭之賊入暗室潛議思忠以火投室內拔劍叱曰元
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
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斬賊與饒池諸
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
之已而妖霧開豁伏兵起襲賊後賊大亂斬首數萬擒
千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除

水軍都萬戶俄陞樞密院判官從丞相托克托征高郵分
戍鹽城平興化賊巢十有二處即其地築芙蓉砦賊入
輒迷故道爲官軍所殺自是不敢復犯賊恃習水渡淮
北據安東州擄霄招善水者五百人與賊戰於太湖大
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朝廷
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擄霄建議於朝曰淮
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則
救援淮安誠爲今日急務莫若於黃河上下并瀕淮海

之地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斥堠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此善戰者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

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沫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爲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

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命搏霄從知樞密院
事布朗吉達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
衆自南山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
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却至礮上伏兵起遂
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
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
獨以矢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旣旦城
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幾無

遺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
宣慰使都元帥有疾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努爾噶令
搏霄依前詔從布朗吉達征益都搏霄即出濟南請以弟
昂霄代領其衆朝廷從之授昂霄淮南行樞密院判官
未幾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乃
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魏
家莊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至而
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

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賊衆突至搏霄前刺
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事聞贈榮祿
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贈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搏霄早以
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
才畧有大過人者當時用之不盡其才君子惜之

論曰搏霄文足以修政養民武足以詰兵禦寇而在
朝者措置乖方使之進退失據不獲有所施爲此與

宋孟珙之末年何異是時元之臣子能保邦固圉者在北惟察罕特穆爾在南惟搏霄而皆變起倉卒沒於非命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矣是以古之有國家者養材於無事之時而調護劑酌以用之有事之日不使有不虞之患以誤大事其爲此也夫

史傳三編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四十七至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騰錄監生臣李惟清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十四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續傳一

漢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于太

守曰政化由近及遠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
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
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舉孝廉
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
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
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
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遂于道解徒桎梏恣
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

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
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
君則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
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輕刑慎罰拊循百姓如
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俸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
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工作既畢為解土祝曰興
工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皆悅服時
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

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
義不累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
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
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
盜泉曾參迴車于勝母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
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賜庫錢三十萬轉尚
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

諫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
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
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
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
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
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青州刺史琅邪王
望行部見飢者裸行草食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賑之
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為罪公卿皆言望專命法

有常條意獨曰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意帝嘉意議望得不罪望與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意前所薦諸朝者也時有詔賜降人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咎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人所時有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使復冠而貫郎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不和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

吏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殘
感逆和氣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
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垂聖
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
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
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
五年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
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嘆

賜錢三十萬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數被
詆毀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自以杖撞
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
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稟性峭直居心寬厚故
為東京名臣云

論曰語有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昔周公
教成王明作有功而即繼之以惇大成裕明作而不
惇大朝野上下如束濕薪曾無尺寸有餘之地以託

命所謂和平之福者安在乎鍾離之于顯宗敷陳正直隨事補救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時有寒朗者亦能觸威犯顏辨明無辜感悟帝意此皆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者後漢書以朗與意合傳有以哉

左雄 周舉 黃瓊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

臣懈怠朝多缺政雄數上封事其詞深切尚書僕射虞
詡以雄有公忠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
皆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
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厄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
由是拜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寧人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克慎庶官至
于文景天下康乂宣帝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

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
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
其業漢時良吏于茲為盛今典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
切莫慮長久謂聚歛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
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期月虛
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覆

競共辟召又或因捕案亡命會赦行賂復見洗滌使奸
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拜除如流送迎
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協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
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
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
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
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役損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帝以雄言皆明達政體詔悉施行而宦

豎擅權終不能用三年京師漢陽地震裂水泉湧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推較災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疏言宜密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賊發海內擾亂後經赦賊雖稍解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以為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除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不省雄又上言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若有茂材異等自可

不拘年齒詔從其奏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覆真偽決志行之自是牧守畏粟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又奏稱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汝南謝庶河南趙建年十二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之復立乳母宋娥與孫程等與其謀詔封娥山陽君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為襄邑侯雄上言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案尚

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而與王聖同爵號懼違本操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灾阨之運然後平議可否于是商讓還冀封會復有地震之異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大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後阿母遂以

交邁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言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悅而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

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祖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父防以明經舉孝廉撰尚書雜記
補博士終陳留太守舉姿貌短陋而博洽為儒者宗京
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初辟司徒李郃府宦者
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者以為閹太后與帝無
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舉謂郃曰太后幽在離宮若
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公宜密表

請率羣臣朝太后以答人望邵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得失詞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太息共稱舉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為規誠稍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月神不樂舉火由是每冬輒一月寒食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到州乃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俗乃漸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以左雄薦拜尚書與僕射黃瓊同心

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親
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詔問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
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
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
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
尊露坐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
膳之費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急宜黜斥惟留
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僕射黃瓊等舉等並對以為宜慎

官人去斥貪汙離遠佞邪循文帝之儉遵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佞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帝乃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引金縢反風事謂北鄉侯親為天子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于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

旨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
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
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
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于事已
崇不宜稱謚災青之來弗由此也于是司徒黃尚等七
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出為蜀郡太守以事免大將軍梁
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商讌賓客
于洛水酒闌繼以艱露之歌坐中皆為掩涕舉初稱疾

不往後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卒病篤時帝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屢有災異帝召舉于顯親殿問以灾青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于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飭州郡察強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

並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望者
乃拜舉為侍中與杜喬張綱等分行郡國天下號曰八
俊舉于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
徵為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
帝下諫議大夫呂勃以為宜先殤帝詔下公卿舉議曰
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于
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
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殤帝在先

于秩為父順帝在後于親為子序不可亂詔從之遷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方欲以為宰相深痛惜之詔汝南太守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會弔加賜錢十萬子總以舉任為郎自免歸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父香年九歲以至孝稱尤博學能文京師號曰江夏黃童天下無雙為尚書郎數陳得失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累遷魏郡太守郡

舊有園田歲收穀數千斛香曰食祿者不與民爭利乃
悉以賦人年饑分祿賜頒贍貧者由是富家爭出穀助
廩荒民獲全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
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交薦公車徵
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
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瓊乃遺書曰
聞已度伊洛將順王命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
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語曰嶢嶢者易缺

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
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
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
一雪斯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
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
抗奪時連有災異瓊疏請順帝數見公卿察問得失使
近臣儒者參考政事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又薦處士

黃錯任棠等宜更引致助崇大化于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疏言宜顧省闕政息除煩費勅近臣使遵法度又囚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屬主者施行瓊又請行畊籍禮帝從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門後尚書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

作將以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拜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朝臣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勛德賞賚宜比周公瓊獨建議不可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永興元年拜司徒遷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冀誅胡廣等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為太尉以師傅恩而不阿梁氏封為祁鄉侯瓊辭讓至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自梁冀誅後天

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辟汝南范滂為掾舉秦州郡
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尋以五侯擅權
自度力不能匡遂稱疾不起及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
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
諸梁秉權宦豎充朝卿校牧守皆出其門羽革珠金殷
滿其室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李固杜喬念
國忘身遂見殘滅李雲杜眾以忠獲罪天下尤痛朝野
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又黃門羣輩自冀

興盛共構奸軌臨冀當誅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
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
身輕位重勤不補過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
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謚曰忠孫琬少而
辯慧瓊在魏郡上日食狀詔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對
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竒之即如
言應詔琬初為五官中郎將與陳蕃同心顯用志士權
富子弟因中傷之廢居二十載後出牧豫州政績為天

下冠獻帝朝拜太尉與王允同謀誅董卓將李傕郭
汜破長安收琬下獄死

論曰左雄請立孝廉限年課試之法既乖初意其詰
徐淑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尤無理取辨
及後黃瓊以雄專用文學儒吏復增孝悌從政為四
科而孝廉之選終不及西京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苟
奉法非人則立法而弊旋生不清其源徒塞其流可
乎舉以順帝遠徙孫程等說朱伥急表留之或譏其

謬然程等雖宦豎猶能糾張防之惡而白虞詡之忠
且上殿訶叱左右未為大過以事體揆之但使冊封
十九人時力言其非制勸帝酬以金帛庶幾上不虧
國體下不負臣功惜當時公卿未有能持此議者耳
要之舉與雄其立朝謬固不愧古之遺直也瓊素
負盛名在左周上及位台輔梁冀凶暴不聞請誅李
雲杜衆諫死不見申救至五侯擅權又苦力不能匡
而稱疾仲長統所譏漢至中世其三公皆取清慤謹

慎循常習故者正謂此此果可以雪處士虛聲之謗乎然冀盛而請託不行冀誅而封爵不拜臨終一疏尤指斥無隱其所挾持固遠出胡廣趙戒上也琬就董卓徵及議遷都不合與楊彪惶恐謝罪不如乃祖已甚周勰守志不屈有光于父矣

种嵩

种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十萬父卒嵩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

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
歆外甥王譔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多得貴戚
書命欲自用一名士報國家汝助我求之明日譔送客
于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
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譔曰
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于庭辯
詰職事嵩詞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
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

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赦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奸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赦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于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乘無詔信何以知非奸耶今日有

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
退而歎息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出為益州刺史曷素慷慨好立功名在職三年宣恩遠
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國
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曷至乃復舉踵向化性剛介
不媚權倖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中常侍曹騰曷于
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劾騰又永昌太守冶鑄
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曷糾發逮捕即馳傳上言其後

騰初不為織介常稱罵能吏而冀由是銜怒于罵會巴郡人服直聚黨自稱天王罵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殺傷冀因此陷之傳逮罵承太尉李固疏救梁太后省奏赦其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罵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罵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罵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諸羌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遼東烏桓反畔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于
界上坐事免歸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
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
恩信不服然後加討諸羌先時有獲質于郡縣者悉遣
還之誠心懷拊信賞分明由是諸羌龜茲莎車烏孫等
皆來順服嵩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
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與太尉劉矩司空黃瓊同心輔
政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在位三年年六十

一卒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曷卒舉國傷惜單于
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子拂初平元年為司
空李郭亂長安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
臣不能止戈除暴致賊兵向宮去欲何之遂戰死拂子
幼時拜益涼二州刺史聞難竟不之職服闋徵辟皆不
就曰吾父以身殉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
朝覲明主哉遂與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等共攻
宦汜以報其仇兵敗見害

論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曷父為令至擁貲三十萬其所從來殆未可知曷積而能散周而不繼可謂能弛其父之過矣筮仕後在言路則糾劾不避權貴在宮府則持重得大體在州郡邊塞則思使人懷義使人服及登台輔推賢進達以利國家為人臣子若此固宜子復死忠孫復死孝世濟其無窮之休乎曷威信尤著諸羌前接馬援鄧訓後啟張奐皇甫規使漢盡得曷等以拊循異域豈至末年戎馬蹂躪若彼

哉夫國不患無可用之才患有才而沉淪于無用當
罵為門下吏時逐隊進退其交臂失之者不知凡幾
王謏遙見遂定為異士士伸于知己此鹽車之驥所
為向伯樂而涔涔淚下也

張嶷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弱冠有通壯之節為縣
功曹先主定蜀時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
攜負縣長之家以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建興五年

丞相亮北駐漢中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畧吏民寔以都尉討之寔度賊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克期置酒酒酣寔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後得疾數年既愈拜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初越雋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僑駐安定去郡八百餘里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寔為越雋太守寔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稍稍

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
魏狼又縱使招懷餘類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疑
表狼為邑侯諸種聞之多漸降服疑以功賜爵關內侯
蘇祁邑君冬逢及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
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
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為
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疑始至時郡郭
頽壞更築小塢及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

男女莫不致力定祚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出
鹽鐵及漆久為夷徼占據疑又取之署置長吏定祚帥
豪狼岑忿疑見侵不來詣疑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
而殺之持尸還種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妄動動即殄
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
器用周贍旄牛種類四千餘戶其帥狼路欲為姑婿冬
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遣親近賫牛酒
迎賜又令逢妻逆之逢妻離之姊也離既受賜并見其

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賫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昫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于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書戒之引岑彭來歙以為鑒後禕果為魏降人郭修所

害吳太傅諸葛恪既破魏軍遂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
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以周公之
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
之謀今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自非郎君進忠
言于太傅誰復有盡言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
後東西並舉實為不晚恪竟以此夷族其識見多此類
在郡十五年乞還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涕泣過旌
牛襁負來迎或追至蜀郡界其督帥隨疑朝貢者百餘

人嶷慷慨壯烈士人多貴之既至拜盪寇將軍嶷故有
風濕疾至是寢篤杖然後能起會魏狄道長李簡密請
降衛將軍姜維將出隴西嶷力疾請行臨發辭後主曰
臣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殞歿辜負榮遇
天不違願得預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如有未捷
殺身以報後帝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與魏將徐質
交鋒臨陣隕身然所殺傷亦過倍越雋民夷聞嶷死無
不悲泣為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論曰自諸葛武侯納馬謖攻心之言克定南中官其
俊傑出所有畊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國以富
強北伐遂無內顧固亮之詒謀使然然當時則李恢
克奮戰力呂凱王佐率屬忠誠及亮身後馬忠張嶷
復相繼懋著威信故能使諸蠻懷德畏刑歷數十年
朝貢如一日疑服勤最久在季興名將中其識斷明
果尤為傑出者也夫羌蠻諸種落風尚固殊而好善
惡惡趨利避害之心則一惟在因勢而利導之固不

容執古御今亦非可推此例彼西漢趙充國當先零
罕开之叛或攻或否于攻之中又或戰或屯迄于靈
帝羌戎内訌皇甫規張奐多用恩信招納段熲一以
兵力禽討然並有成功何者因利乘便期于適吾事
而已若乃當日南中事勢不可同年而語前此但羈
縻使不為寇今則欲署置郡縣因其所出為軍國儲
且幅幘一統雖沿邊騷動未有肘腋腹心之虞今逼
近内服一或生事國受其敵而外寇乘之是故網宜

疎不宜密又不得託言大度使遠近之情隔而莫通
力宜緩不宜急又不得示弱使驕悍之族狡而觀釁
機宜靜不宜動又不得蹈故偷安使功名之會一失
而不復挽恩而濟之以威信而通之以變求服其情
不苛其禮亦享其贄不貪其財又時取彼中豪率之
黠者示之賞罰使帖然服從則種落不令而應昔馬
援洞悉隴羌駱越之情形所至難消釁解今張疑規
畫越嵩十餘年致為近之史稱疑慷慨壯烈殆亦聞

援風而興起者觀其臨發狄道一表即據鞍顧盼曾
不是過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矣援誠王磐呂冲
疑料費禕諸葛恪識鑒尤相類彼胸負智略若此即
柄國政不難而僅僅出其餘力以綏靖蠻荒固宜樹
勛于生前遺愛于死後也由四相而下若疑之于蜀
顧可多得乎哉

史傳三編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十五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續傳二

附魏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為人高亮貞正博涉強記學
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州

府交辟不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所歷皆有聲稱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是時疆場多警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以母老去官郡既重鎮而粲輒委去朝廷尤之左遷樂涑令項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司馬師輔政召羣臣會議粲又不至師

以其時望容之粲遂稱疾闔門不出于是持詔為侍中
持節使於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
孫恒侍左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請合則色無變不合
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至晉泰始中粲同郡孫
和表粲操行高潔請與致京師賜醫藥若遂療除必有
益于政乃詔郡縣給醫藥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
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受詔不許太康六年卒年八十
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

論曰魏無名臣夫名臣以節為先當曹丕之際皆漢臣而忠于曹者也及髦與之際則魏臣而心乎司馬氏者也是故賢傑若荀彧而不免有附曹之譏孝友若王祥才智若衛瓘而不免有仕晉之失中間如陳泰輩頗號持平亦不免為司馬氏所用其協規同力以平諸葛誕等猶韋孝寬之平尉遲迴不免成隋文之篡獨范粲位不至大僚其吏道足稱其臣節甚著至寢于所乘之車三十六載可謂嚴且苦矣粲本惡

司馬未嘗仕晉史氏乃編為晉臣大違其素志故特表之以愧魏初魏末之忠於曹氏司馬氏者

附吳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素著忠正為豫州刺史好士常恐不及辟陳蕃為別駕李膺杜密為從事皆天下英俊延熹六年拜司空與楊秉舉奏諸奸猾遂連及中常侍侯覽貝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進太尉

父昇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徙家于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策策既定曲阿走劉繇因謂瑜曰吾以此眾取吳會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項之袁術遣其從弟代尚而瑜從尚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求為居巢長遂自居巢東歸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

威中郎將即盛給兵騎鼓吹爲治館舍贈賜無比今日
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
丹陽發衆舩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瑜
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于廬江出
備牛渚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都護軍領江夏太守
從攻皖拔之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
小喬五年策卒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與長史張
昭共掌衆事時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下書責權任

子權召羣臣會議皆猶豫莫決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
瑜曰昔楚國初封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
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
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
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
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
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
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

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
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
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遂
不送質十一年督兵討麻保二屯梟其渠率俘得萬餘
口還備官亭追討黃祖將鄧龍于柴桑生禽龍還吳十
三年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九月曹操入荊州劉琮
舉眾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
延見羣臣問計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

天子以征四方今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
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千數浮以沿
江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
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
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父兄之烈割據江
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
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
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
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
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
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
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因拔劍砍前
奏案曰諸將吏有復敢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是夜瑜復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

恐懾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
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
以疫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
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拊背曰公瑾卿言至
此甚合孤心諸人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
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時昭烈為操所追走屯
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將兵與昭烈
併力逆操昭烈迎問瑜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昭烈曰

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昭烈深用愧喜
進與操遇于赤壁操軍先有疾疫初一交戰便敗退引
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
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倚可燒而走也乃取輕利
舟艦數十艘載燥荻枯柴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
牙旗又預備走舸繫于其尾先書報操給以欲降操軍
士皆出營延頸觀望時東南風急蓋取十艦最著前中
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

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岍上營落烟焰張天人馬燒溺無算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震操引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昭烈與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自相蹈藉而死者大半乃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時瑜與仁相對隔江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圍之寧告急于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自與蒙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與仁尅期大戰瑜親跨馬突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仁聞瑜

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據江陵始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遣辯士九江蔣幹私行說之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幹謂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入設食遣就館後復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

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等物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懷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復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間也時權以妹妻昭烈表為荊州牧治公安而劉表故吏士多乘歸者昭烈以地小不足容眾乃自詣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闕張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

好以娛其耳目而分闕張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以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當廣攬英雄又恐昭烈難卒制故不從瑜言昭烈還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以守

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威操北方可
圖也奮威者權從弟瑜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治裝道病
困與權賤曰瑜以凡材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
遂荷榮任統馭兵馬志執鞭弭自効戎行規定巴蜀次
取襄陽憑藉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人生
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受教命
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
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

以代瑜倘言可採瑜死不朽矣遂卒于巴丘時年三十
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曰公瑾有王佐之姿今忽短
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于蕪湖為子登娶其女而以女
妻其子循初瑜見友于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事之
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
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
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
醇醪不覺自醉其謙讓服人如此昭烈之自京還也權

與張昭等乘船追送之宴會叙別昭等先出權獨留語
昭烈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
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曹操亦嘗與權書曰赤壁之役
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
著故曹劉咸欲疑譖之後權僭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
公瑾不帝矣瑜少精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
知之為回顧焉故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論曰士之建功名于干戈搶攘之間者必先知于去

就之分馬伏波所謂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其言最
為有識建安末華歆王朗稱名士皆臣附賊操俛仰
苟活即賢如荀彧始則參贊密謀及議九錫不合乃
飲藥死其志非不可哀然識則鄙矣瑜初遇孫策孤
身流離卽推誠投分雖强大如袁術曾不與易後稱
昭烈比于龍虎向使早得從事魚水之歡獨讓孔明
有哉方操引兵東下衆志洶洶獨瑜首倡大義目操
漢賊正名聲罪凜凜如出師二表而襲荊取益又與

隆中所對意見畧同雖神明太儻未若亮之道器淵
然然與人能讓慮事惟謹亮臨終舉蔣琬瑜亦薦魯
肅臨事不苟可以代任則猶然小心謹慎之規也瑜
亮並稱名固不虛哉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
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體貌
魁竒自少有壯節家富于財
以天下已亂遂大散財貨
賑窮結士甚得鄉邑歡心
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

過侯肅并求貲糧肅有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
瑜瑜益知其竒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
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
輕俠百餘人就瑜居巢瑜東渡因與同行會肅祖母亡
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書招肅共依鄭寶而瑜
已徙肅母到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
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竒錄異且
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

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
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楊之言介意也肅從其
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
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
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區區尊事義
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
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

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時張昭頗訾肅年少粗疎未可用權不聽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及劉表卒肅進說曰荆楚與國隣接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

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之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以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兵向荊州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惶遽南走肅徑迎會于當陽長坂宣騰權意及陳江東強固勸昭烈與權并力時諸葛亮

亦說昭烈求救於權而肅適至昭烈甚歡悅肅見亮曰
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昭烈遂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
權得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迎之而肅獨不言權
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肅意執其手曰卿欲何言肅
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
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
還付鄉里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牛從吏卒
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

早定大計權歎曰諸人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孤也時周瑜受使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操軍破走肅即先還權與諸將迎肅肅入閣將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孤持鞍下馬相迎可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聞愕然及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昭烈自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時呂

範議欲留昭烈勿遣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落筆于地權用周瑜臨終之言拜肅奮武校尉代領瑜眾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增眾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及昭烈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昭烈不與權率眾進取昭烈聞自還公安遣關公爭三郡

肅屯益陽與公相拒因邀公相見數責之曰始豫州在長坂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人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闕公不答後昭烈與權和割湘水為界于是罷兵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

葛亮亦為發哀肅為人方嚴寡于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戰陣手不釋書卷又善談能屬文詞思度宏遠周瑜之後肅為之冠及權僭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常道此可謂明于事勢矣

論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于時羣士皆內震于其威外詘于其義獨肅與周瑜正名為賊力主討之可謂智畧絕人肅敬仲昭烈終始無二其勸權借以荆

州非獨明義理且識時勢夫陳勝之敗以不立楚後
當是時荆土人士歸昭烈者如流赴壑即不見借將
招輯舊附以與權爭權安得晏然已乎且非昭烈威
名卽何以息操耿耿逐逐之欲而權乃追論以為一
短權固詐力之主故樂得智數之士若肅之持大體
存遠慮者反笑為迂濶也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蔡邕從朔方還嘗避怨于吳雍

從之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邕貴異之謂曰今以吾名
與卿其字元歎亦言為蔡邕所歎也弱冠歷仕縣長所
在有治迹其後孫權以雍行會稽太守事討除山寇郡
界寧靜吏民歸服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領尚書
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雍為人
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常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中至飲食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
不敢肆情權亦嚴憚之每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

憚如此吳黃武四年拜丞相平尚書事進封醴陵侯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益重之然于公朝有所陳及詞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于是權乃議獄輕刑權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

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嘿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中書典校呂壹擅作威福造作權酤障管之利舉罪

糾姦纖介必聞文以深案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奸罪發露繫廷尉雍往斷獄和顏色問其詞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毋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于此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宴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三起舞不止雍內怒之翌日召譚訶責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敬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

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于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耶但借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汝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卒權素服臨弔謚曰肅長子邠字孝則為豫章太守有治行邠子譚有直諫名顧榮顯于東晉亦雍之孫也

論曰陳壽之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忠謇方直動不為

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
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
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斯言非篤論也
考昭首議迎操幾覆江東大事雖忠正有餘頗負氣
陵上雍正色弼亮而德器深遠兼有閭閻侃侃之遺
非徒一切恭謹取容如萬石君家法也夫感人以言
其本已淺故積誠以感正己以風古大人格君固有
在未言之先者雍雖不逮此然猶不失為良顯之臣

豈昭所能望乎昭子奮威將軍承壯毅忠謹能甄識
人物堪與雍子邵並驅爭先矣

陸凱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吳黃武初為永
興諸暨長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
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
朱崖有功遷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誌于零陵
斬之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累遷盪魏綏遠將軍

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
大將軍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時皓與晉平而使耆丁
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曰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
求勝未見其利也乃止皓惡人視己羣下皆莫敢舉目
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
赴乃聽凱自視時徙都武昌揚州之民沂流供給以為
患苦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
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

者不久而亡自頃年以來君威傷于桀紂君惠閉于羣
孽辜無罪賞無功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
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于淫俗臣
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息役養士實其廩
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此非保國養民
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昔秦所
以亡天下者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于奢侈賢
哲隱藏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

請嚴穴此往事之明驗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
失紀綱晉有其政益州危險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
氏與奪乖錯君恣意于奢侈民力竭于不急是以君臣
見擄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于大理智慧淺劣無復冀
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
忽苛政又武昌地實危險而塔埏非王都且童謠言寧
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異星
為變熒惑作妖是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

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蓄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願陛下一息此役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

之心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先帝後宮數不滿百先帝崩後在位奢侈乃有千數坐食官廩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上應天心天下幸甚臣聞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功德洋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公卿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則康哉之歌作

刑措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皓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初何定嘗為孫權給使自表舊人求為內侍皓以為都尉典知酷糶遂專威福凱面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耶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皓時大起宮室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上事留中不見省報昨被詔曰君所諫誠是然宮殿不利宜避之父之不安子亦何倚

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于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位已重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于鬢膚黃耆被于甲冑天下始靜今強敵當途西州傾覆宜畜養廣力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騷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禳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

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
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
致水旱民又多疾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于父
臣離于陛下之象也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大臣以為
宮室宜厚備衛非常當此之時寇鈔懾威南州無事猶
冲讓未遑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
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
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

進善之旂立敢諫之鼓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禍兆見矣故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徇俗與衆浮沉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不聽凱竭力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

皓嘗詔報凱云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
凱遂疏陳皓違先帝舊章二十事及疾病皓遣中書董
朝問所欲言凱因以付之并陳何定不可用奚熙小吏
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遠薛瑩
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
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尋卒時年七十二子禕
為太子中庶子華覈表薦其才似魯肅宜鎮夏口皓嘗
銜凱數犯顏迕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

法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
凱家于建安

論曰江東多智謀勇略之士伯符仲謀以英雄迭起
求賢若渴納善如流于時傾心慕義者無不雲集響
應自周魯顧陸而外如太史慈張紘呂範朱桓賀齊
全琮呂岱朱然甘寧凌統周泰蔣欽陳表徐盛丁奉
步騭嚴畯是儀薛綜輩武烈揚于疆場文教修于廊
廟爭先濟美指不勝屈而忠蓋如凱則尤邦之司直

也方皓時主昏臣嬖所剝喪賊虐者非一凱與抗僅以累世勛舊為獨力之支一旦繼隕皓益固所忌憚坐是王蕃李勗樓玄賀邵韋昭熊陸張悌諸人或忠諫捐軀或戰陣殉國長沙兄弟數十年艱難培植以求保我子孫黎民者曾不憚遺一老而金陵王氣黯然盡矣悲夫

陸抗

陸抗字幼節吳郡吳人長沙桓王策外孫丞相江陵昭

侯遜之次子也遜少負智畧戰勝攻取尤忠誠憂國初
建議于孫權討平諸山寇料得精卒數萬所至肅清吳
黃武元年大破昭烈于猗亭權東巡建業留遜輔子登
董軍國事正色率屬貴戚歛避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
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于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
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
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乎國每疏陳時事屢有諫
諍呂壹擅威福遜與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及權末

年適庶不明將以讒構廢子和遜陳書再四求詣都口
論得失權既不聽許又以甥顧譚等親附于和累遣中
使責讓遜遜憤恚卒抗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代領父
衆送葬東還詣都謝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詰抗
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
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
果一無所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
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泣與別

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
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
春降拜抗為柴桑督破魏兵于壽春遷鎮北將軍孫皓
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旋都督西陵諸軍事治
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
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勝危臣遠惟戰國存亡之
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
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

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與國同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事十七條如左時何定弄權閹宦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所戒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肅清之化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

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叛降晉抗闡之日即部分諸軍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立嚴圍自赤溪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于圍而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備禦之具皆抗所夙規今反攻之不可卒拔而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

合而晉車騎將軍羊祜兵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
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
所損者小若據西陵則羣夷擾動其患不可量也吾寧
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抗于江陵北作大
堰遏水以絕寇叛時祜欲因水運糧乃揚聲將破堰以
逼步軍抗聞使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
聞堰敗乃改從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晉荊州刺史楊
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

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闌伺間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軍恐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還抗遂拔西陵誅闌及其同謀將吏數十人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加拜抗都護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

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無求細益
于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
告而取也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
抗亦推心服之人以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孫
皓聞之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之人況大
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無傷也時徵左
部督薛瑩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庶政
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

侍王蕃少府李勗皆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
並受誅殛投棄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
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蕃勗永已悔亦靡及
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見逮瑩父綜納言先
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原
臣懼有司未詳其事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天
下幸甚皓用諸將謀數侵晉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

時傳美觀釁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
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
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
士卒凋敝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夫爭帝王之資而昧
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良策也誠宜暫息
取進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就
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篤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
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星奔電邁非

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在西陲陳言西陵國之西門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今臣所統千里受敵見兵才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

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
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臣死之日乞以西方為屬及
卒皓使其子晏景玄機雲五人分將其兵後晉軍伐吳
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果如抗慮抗子機雲善屬文
名重于世仕晉至成都王穎官屬為孟玖牽秀等所譖
死非其罪竟以滅族天下惜之

論曰陸遜負智勇之姿秉公忠之概嘗考其生平已
事淳于式白遜擾民而稱式佳吏祁奚之舉仇也種

歸之役諸將違節度忍不即啟蘭相如之善下也毀
孫慮鬪鴨欄髡孫松職吏張釋之之執法也暨豔諸
葛恪楊竺當極盛時而料其必敗馬援之先見也其
運籌決勝又其餘伎然挾智任數首與呂蒙謀襲江
陵敗劉孫之盟長賊操之志漢鼎不延職此之由吳
人多詐而遜復喜為縱橫如託獵潛兵襲魏邊郡使
無辜自相戕殺及偽作答書以間魏將遂式得罪代
去皆無益軍國虧損洪仁正其子所謂窮兵黷武以

徇名者耳抗之拔西陵視猊亭之捷功不相下而周
旋三主固有間言其仁心雅量自魯肅顧雍而後一
人而已陳壽以為抗有父風具體而微非篤論也

史傳三編卷四十五